

【日本】 川島芳子 著



女间谍

川島芳子

女间谍川岛芳子

[日本]渡边龙策 著

本山 孙望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5年·南京

渡 辺 龍 策
川 島 芳 子 秘 録

その生涯の真相と謎

据日本番町书房1972年8月初版译出

封面设计 潘小庆

女间谍川岛芳子

〔日本〕渡边龙策 著

本 山 孙 望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盐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6 插页1 字数125,800

1982年2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2版第1次印刷

印数 95,500—166,100册

书号: 10100·545 定价: 0.89元



和爱马在一起(16岁时)

幼年时



川岛浪速(左)和肃亲王(右)





男装的芳子(1934年)

芳子17岁时



梳着文金高岛田发式的芳子(1935年)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渡边龙策，生于一九〇三年。一九二八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系，现为日本中京大学教授，专攻中国政治史。战前，渡边曾在我国大连、天津、北京等地前后生活共二十五年，战后也曾来我国访问。他对解放前旧中国的社会比较熟悉，特别是对伪满洲国的军政情况和日本大陆浪人的活动，作了长期的研究，写了《女探》、《大陆浪人》、《土匪》、《辛亥革命的体验》等小说。本书是作者对川岛芳子这个“神秘人物”经过长期研究后写出的，他因此被视为“川岛芳子研究家”。本书在日本亦成为研究川岛芳子的主要著作。日本出版的有关川岛芳子的书刊，经常引用本书中的资料。

在本书中，作者引用大量资料，叙述了川岛芳子怎样从清末皇族的王女变成日本浪人的养女；怎样卖身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从一个普通学生变成威风一时的“金司令”；又是怎样为夺回失去的权贵而奔命，而最后依然落得身败名裂，为世人所不齿的下场。

川岛芳子的身世，是同“肃亲王”等人梦想“匡复大清社稷”，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扶植傀儡

偶“满洲国”的罪恶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川岛芳子在这当中无疑扮演了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可耻角色。本书从多方面介绍了川岛芳子的生平，特别是她后期的政治活动，这对了解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罪行，提供了某些可供参考的史料。

由于此书系译自日本的出版物，书中引用的一些材料，对川岛芳子有所同情、惋惜甚至开脱罪责，还有一些描述来自传说，未必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对此，希望在阅读时加以注意。

书中的附录《死刑谜的新证言》，系修订再版时新加上去的。

一九八一年十月 初版

一九八五年九月 修订

目次

序	(1)
第一章 生父与养父	(10)
肃亲王的流亡	(10)
结义兄弟	(18)
一具玩偶	(24)
第二章 男装丽人	(32)
妖精之蕾	(32)
初恋之人	(43)
政治婚姻	(51)
第三章 放荡的女人	(63)
魔性与蛇性	(63)
接出秋鸿皇后	(70)
第四章 金司令戎马上任	(80)
安国军司令	(80)
对手	(89)
女人的心	(99)
第五章 不得志的日子	(109)
孤独的川岛芳子	(109)

日本女间谍的鼻祖(117)

第六章 逮捕·判决(127)

小方啊，谢谢你(127)

令人关注的公审(134)

(1) 苦恼的信(142)

第七章 死刑之谜(154)

(11) 行刑(154)

(11) 替身(162)

(12) 川岛芳子还活着吗?(171)

(13) 尾声(176)

(14) 后记(179)

附录(182)

(1) 死刑谜的新证言(182)

(2)(182)

(3)(182)

(4)(182)

(5)(182)

(6)(182)

(7)(182)

(8)(182)

(9)(182)

(10)(182)

序

中国辽宁省南端有个旅大市，过去分成旅顺和大连。当旅大市沦为日本租界地时，是所谓南满洲关东洲的都会。

经过日俄战争，旅顺还未从战争的恶梦中清醒过来，不少日本人就接踵来到这里寻访战迹。大连当时是各国列强侵略中国的一个门户，日本军人、商人、冒险家和大陆浪人们，照例也要到此凑一番热闹。

一九三二年，大连正式准许开设舞厅。第一家舞厅是由村冈学堂办起来的。在这之前，花街柳巷的一些饭店，把大厅稍一装饰，阿猫阿狗们都可以借满洲事变的虚假繁荣，到这里狂欢一通。

在大连的舞厅中，有一个座落在花柳街逢坂町的暗舞厅，它设在二楼上，名叫“快乐”。“快乐”舞厅不仅陈设讲究，而且还找来一些为人伴舞的女郎。因此，这里的生意也比其他地方更加兴隆。

午夜一时，舞厅的灯光昏暗下来。随着音乐尾声的消失，舞会到此结束。这时，一些客人开始回家，一些客人继续拉着舞女们冶游。

“快乐”舞厅有一常客，此人是一位“男装丽人”。她往返于日本与中国之间，留下了许多光怪陆离的故事。这位“男装丽人”，就是川岛芳子。

有人把川岛芳子叫做“东洋的玛塔·哈莉”。玛塔·哈莉是荷兰血统的混血女人，国籍不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她拥有双重身分，既充当德国军队的间谍，又是法国的特务。

也有人把川岛芳子看成是“魔性的女人”。她被当时有权势者所利用，同很多男人双宿双飞。她每到一地，就掀起一层风波。因此，人们就说她是个包藏魔性的女人。

还有人把川岛芳子比做“东洋的贞德^①”。得出这种看法的人，大概只看到她身穿军服，跨着战马，神出鬼没，威风一时的一面。

川岛芳子会驾驶汽车，这对当时的女性来说，的确是件很时髦的事。她常常驾驶着飞快的汽车，载上一群不三不四的人到舞厅跳舞。在舞场上，她本应跳女方，但是，她却跳男方，而且比起跳女方更得心应手。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国际舞蹈比赛会上，她竟然获得男子一等奖。其他男人与她相比，反倒相形见绌。

她有时头戴学生帽，身穿日本土布裙，脚踏木屐，独自一人漫步北京街头；有时又用扑克牌为自己算卦。

^①贞德系法国女民族英雄，生于1412年，死于1431年。

当她认为卦中出现不吉利时，就愁容满面，整天呆在豪华的公寓里，独自一人闷闷不乐地胡乱弹着曼陀林。

“男装丽人”川岛芳子，作为一个特殊人物存在于人间，世人也对她投以好奇的目光。在她身上，虚象与实象交织在一起。她确实是个包藏着“谜”的女人。

笔者第一次见到这位神秘人物，是在“快乐”舞厅的二楼。大概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五六名青年簇拥着一个人走进舞厅。不知谁小声说了句：“川岛芳子。”人们的视线很快都集中到这个人身上。

并非谣传，川岛芳子的确留着分头，穿着军服。我仔细一看，她还戴着大将肩章。川岛芳子身材矮小，加上这身装束，很象是一个逗人喜爱的小孩扮演的军人。

一阵骚乱平静下来，留声机里唱起了《慕容》曲。舞女们仍拘谨地坐在舞厅的一个角落里。我是个争奇好事者，就想趁此机会同川岛芳子攀谈几句。于是，我鼓起勇气，也不用别人介绍，满不在乎地走近她。但是，当真要开口时，连我这个平素轻浮的人，似乎也显得有些拘谨。

“我……那个……”我张口结舌地不知说啥是好。

川岛芳子看了看我说：“谁？我？可是我并不认识你呀！”

这次尝试完全失败了。实在很尴尬，我不得不点了

点头，折回到原来的地方。

川岛芳子生于一九〇六年（丙午年，属马）。按照迷信的说法，丙午年出生的女人克丈夫。她是中国满族人，清末王族肃亲王的女儿。由于肃亲王将她过继给自己的密友川岛浪速，所以她又是日本人。

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浪速，梦想通过与肃亲王相结合，以实现清王朝祖地满蒙的独立。川岛芳子作为其生父与养父梦想的化身，被抚养教育成人。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川岛芳子年满二十一岁时，与蒙古独立运动干将巴布扎布之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甘珠儿扎布在旅顺举行了花烛之喜。但是，这种政治上的婚姻是不会长久的。不久，川岛芳子替自己丈夫选了继室，并且亲自参加了甘珠儿扎布与这位新妇的婚礼。从此以后，她就摆脱了家庭羁绊，终于脱笼飞去。

改扮男装后的川岛芳子，使用的语言也都是男人的语言。她时而脚穿长筒靴，手执金马鞭，趾高气扬地出入于司令部；时而戎装革履，跨着战马，装腔作势地奔赴战场。有时见她一身戎装返回私邸，但转瞬之间又见她浓妆艳抹，花枝招展地漫步街头。

川岛芳子把女人的娇媚完全包藏在她那小巧玲珑的躯体里。她深知如何利用当权者，因而，她也倍受当权者们的宠爱。

据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当局制止了水之江泷子^①穿男装，但对川岛芳子穿男装，却未加制止。因此，川岛芳子作为“第一号男装丽人”的形象而风靡一时，似乎不无道理。与此同时，川岛芳子反过来又利用自己的男装打扮，大出风头。故弄玄虚，招摇过市，已成为她的习性。

我初次会见川岛芳子，并受到她的冷遇，正是川岛浪速在积极策划建立日本傀儡“满洲国”的时候。诱持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到满洲后，川岛芳子接受了关东军密令，秘密地将皇后秋鸿^②从天津接到旅顺。这是川岛芳子最得意的一段时期。

我虽然觉得川岛芳子这个女人很自负，平日总爱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令人作呕，但又觉得总归不是我辈可比。自第一次见她后，我也没有再去想她。

不久，日本武断地拼凑了一个满洲国。当地的日本人得到消息后，都欢喜雀跃，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而我对此却不以为然，甚至感到厌恶。于是，我决定从中国大陆回日本。一天，我经名古屋车站去东京，当火车到达名古屋车站后，从车上走下一位穿着华贵、婀娜多姿的女人。另有两名男人跟在她的身后。他们同两三位大概是接他们的人，一起走向站长室。这位女性就是罕

^①水之江泷子，原名三浦梅子，1915年生。是日本松竹歌舞团扮演男角的著名女演员。

^②秋鸿即婉容，系慈禧之侄。婉容字慕鸿。有书以讹传讹，又写成婉秋。

见的穿着和服的川岛芳子。走在她右边稍前一点的男人，是当时昙花一现的人物——股票暴发户松尾正直。

看到这个女人后，我立即就想到“她是川岛芳子”。我停住了脚，看着这个女人的背影。恰在这时，川岛芳子也回过头来，向我所在的方向看了看。她微笑着张了张嘴，同时招了招手。大约在一年前，我见过她一面，当时她说了句“我可不认识你呀”！而这次，她却对我招招手。川岛芳子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和少见的聪明，对此我已早有耳闻。今天再次见面，我感到确实是名不虚传。我也向她挥挥手，作为对她的回答。可是，当我转身往回走的时候，看到我身后还站着几十人，他们好象也是在看川岛芳子。川岛芳子不放过一切机会去表现自己。她的招手，大概是对围观者经常采用的一种姿势，并非是意识到我才露出了微笑。

总之，川岛芳子这个女人是在到处显示自己。她那吸引人的魅力，与其说是华贵，不如说是具有一种令人生畏的魔性。说得更恰当一些，她身上带有一种狐媚妖气。

大概是一九三〇年初，肃亲王第十八个男孩、川岛芳子的同胞弟弟宪开，在日本别府被张宗昌的部下暗杀。张宗昌是张作霖的股肱之将，他为了养伤来到日本，住在别府。张宗昌身高两米，体重达一百三十五公

斤，有妻妾二十多名。由于宪开与张宗昌的一位爱妾关系暧昧，即被张宗昌的侍从开枪打死。宪开死后，川岛芳子把他平日喜爱的一支手枪，作为遗物随身携带。可是，这支手枪不知何时转到了岩田爱之助手里，后来又落到佐乡屋留雄手里。佐乡又用这支手枪暗杀了日本首相浜口雄幸。

岩田爱之助一八九一年生于日本姬路，在姬路中学中途退学。后来又在私塾学习汉语、英文，一九一二年到上海。

一九一一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岩田爱之助到中国后，参加了革命军。在汉阳战斗中，岩田负了伤。第二年，岩田由于与天津镇台爆炸事件有牵连，被中国官宪逮捕。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岩田认识了外号叫“蒙古王”的佐佐木安五郎，并被佐佐木救出。岩田回到日本后，暂居佐佐木官邸。一九一三年，岩田又因与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被杀事件有牵连，日本政府以教唆杀人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岩田被监禁十三年后获释。由于岩田曾是川岛浪速的学生，所以他与川岛芳子早有较深厚的关系。

大概因为有这种关系，所以川岛芳子曾随同岩田爱之助以及头山秀三等人，到国技馆观看相扑表演。此事曾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至今尚留在一些同辈人的记忆之中。据回忆，川岛芳子那天完全改变“男装丽人”的

装束。她身穿粉红色绸子长袖和服，系着红底金银丝织绣的腰带，梳着日本少女的发髻，拿着绘有红牡丹花的纸折扇。川岛芳子的这身打扮，非常引人注目。

附带说明一下，刺杀浜口首相的佐乡屋留雄被判死刑，后因大赦减刑。佐乡屋留雄出狱之后，出面组织了一个右翼组织“护国团”。一九五九年“护国团”与儿玉誉士夫的右翼团体合并成统一的右翼组织——全日本爱国者团体会议，佐乡屋留雄出任该会议议长，六十三岁时病死。

从当时的交际关系来看，川岛芳子说是她本人将弟弟宪开的手枪，交给了岩田爱之助。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令人怀疑的地方。而岩田又将这支手枪交给了佐乡屋留雄，这也是合情合理的。问题在于，这支手枪经过了川岛芳子这个女人的手，最后用它暗杀了日本首相浜口。这确实是件引起社会哗然的异乎寻常的事件。

川岛芳子生前就是个有种种传说的人物。日本刚一投降，她就因汉奸嫌疑罪，被国民党官宪逮捕。

川岛芳子一生有许多风流艳事。在她被投入监狱以后，她还曾暗中活动军方，企图逃走。她也曾遭受暴汉的袭击，死里逃生。她被判处死刑，处决以后本也就了事，可是却又出人意料地留下了替身事件这个谜。这些事情，又被一些人添油加醋地加以渲染，随之传开。总之，川岛芳子不仅在生前，而且在处刑后还提供了种